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二
四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

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

務練習。蓋美材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

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李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川稱游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

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

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旣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
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
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闊深
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
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
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
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
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
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者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
於人蔡氏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
焉能晚之

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
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
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
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
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
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
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為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

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

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

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其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

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眾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

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闊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

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漉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

煞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

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
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
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
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
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
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
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
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
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
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

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
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
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
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
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
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
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
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
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
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

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揆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揆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其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

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

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

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者。朋友講習。

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
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
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
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
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
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
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
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
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

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
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去雖平正而
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
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
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
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
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
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
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
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陳文蔚曰。

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

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

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聖人之心。豈易言哉。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

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子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公知而心補其文章。不刊於世。○對聖賢文章。味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做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曾中閤。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

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導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

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必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

能喻况天下乎。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髻鬣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

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孰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所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呂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一風雨必一造焉。」

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

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

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

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

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

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

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

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黃太史稱濂溪。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曾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

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

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下看也若某人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

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較正齋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

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盡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

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

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六不可堪者。持以自

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筆一
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
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
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
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
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立林。世莫我知。優
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掘衣。發其
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
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

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
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
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
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卍角趨拜。恭惟先君。
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
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泰山朝榮。秋堂
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
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
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

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康侯。論文定。字仁仲。號五峯。附。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宏。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遺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大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斬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

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用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但言

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

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

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

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善初便不用許多
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
如誠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
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是恁地說較不
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
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
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
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
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
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

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
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
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
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
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
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
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
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
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
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

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
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
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
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撓入兩端則是性
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
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
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
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
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
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

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
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
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
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
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
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
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
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
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
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

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旣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

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

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

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峯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

細反復也。○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峯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焦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序五峯文集曰。

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晬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

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思而動。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

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

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者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貫。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至我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

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

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邠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滯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

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

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

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子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

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此言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

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

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畜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子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大其闡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已煨

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
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
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
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
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道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
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
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
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
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

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
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
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
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
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
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
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
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一
九
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
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
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
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
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
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
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
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子孟以

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
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
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
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
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
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
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
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

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

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

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

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躡於荆棘。獲棄之塗。推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務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

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
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
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
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
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
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
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
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
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
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

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
響。愈扣愈深。疊疊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
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
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
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
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
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輻輳經傳。遽指爲糟
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
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
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
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
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
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
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
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
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
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
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
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

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
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
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
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
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
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
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
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
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
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

齋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

掃千百年之繆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一 十五
一日也。自比間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徃徃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

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邈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

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

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拭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一 十七
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

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

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

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

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豪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

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

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奉貢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兀兀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洽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

先讀史多。所以看麓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麓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

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

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也。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三
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

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

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適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謹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

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集義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

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

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麓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一齊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麓暴底

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

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尙不便回去。那人旣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

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物。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

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一種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

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

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豁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

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晏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

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眠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

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啓學者讀之不能以旬元定紀梳剖析細入秋豪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

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訥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

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踊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宋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

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推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

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

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

字平仲號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

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

雖隆寒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蒲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

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柰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

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鬣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繼至深閤乎學者之日就

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

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子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侯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敘，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

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對野夫金書卷之四十二

乎流於俗儒之陋習後於老師之教無所不

生於其間至于固陋強即一情迷出於豪傑其教能

於斯乎又百年乎其教之於世也其教之於世也

也以紹宋子也然自任於果有以人中之

其內其曰先生居所六

治水

誠

善以異自命問及請書海濤曰果先其言

草皇樓閣野夫金書卷之四十二



缺卷43-48

